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嗤鄙一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
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詔諛者以昌宗爲子晉
後身故武后爲葺其祠親銘而書於其碑君臣宣淫無
恥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金石錄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忠猶可

而旦亦曰忠旦當發一笑

唐順陵碑

石墨鐫華

武氏北晨淫革唐鼎觀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嘻
何其甚也文似出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軟媚無鐵椎椎
悍馬時意氣且旣爲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其後
身不穢千古青簡耶爲之一笑

題武后書昇仙
太子碑帖後
弇州

山人藁

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

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

唐書韋
餘慶傳

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仁獎送上蔡令潘好禮拜御
史詩也或疑其假手蓋仁獎在王戎墓側善歌黃顰景

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卽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
此是黃麀耶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麀自銜宋務光嘲
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
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麀忽一夫負兩束薪
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

合授殿中

全唐詩話

唐王義方彈李義府曰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
割袖承恩義府固姦邪乃出身如此又小人輩所羞道

居易錄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八

二

庶人

韋庶人

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

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爲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次

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

唐書賈懷貞傳

比每晝至測景夜至分宵期間政要用忘寢食但能會

理不責其文貝州張希嶠上表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

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直其謂我何故特矜

愚不置於法且令河南府示語遞還本貫

元宗遞還張希嶠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

爲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

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
較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
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丹鉛
總錄

元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
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道夜艾乃令草
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
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
國之瓊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瓊之子朕不欲斥其
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撒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

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
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
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
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
神覽皆此類也

明皇
雜錄

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
苑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
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
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

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麋之慶

客視之掩口

唐書李
林甫傳

觀有天寶四載石記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
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
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覆數過始見崖畧蓋
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籙自崧高迎謙
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
觀厯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
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

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
載勅天下元元廟有頽毀者所在長官量事修建又古
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
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
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
唐以元元爲祖天長者以允祚而言之也

兩山遺山
行記

文集

右唐楊厯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
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厯中官楊恩

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吏無他才能特以資緣附會致位
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閭閻至以父事之而又著之
金石畧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爲後來之戒而新舊
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者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
利無不爲也

金石錄

元宗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
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
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

冊府元龜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

之爲高手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

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

朝野僉載

唐嚴武爲宣武軍節度使自奏境內蝗不食苗有詔嘉

之尋令刊石於州之相國精舍士大夫無不晒之

冊府元龜

李國真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

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

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

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

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

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
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所祈福未至而人已困又
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耶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
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
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
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
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
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効國真等動衆則得人
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

染精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愜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

新唐書
王璵傳

銅柱舊有韋公幹爲愛州刺史聞有漢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摧鎔貨之于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者果壞是吾屬爲海人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於都督韓約移書辱之公幹乃止

嶺表
錄異

李抱真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爲巫祝所惑

請降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辭甚切至德宗難違之故

自檢校司空而授僕射

冊府元龜

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公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

史

唐書呂渭傳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

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唐國史補

鴻臚

謹案摭言亦載此條惟以德宗爲明皇疑摭言

是也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
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
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

容齋
三筆

柳子厚記李赤死廁鬼事以爲其人慕李白故名赤已
可笑矣霏雪錄所載慕太白者張碧字太碧慕樂天者
黃居難字樂地又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鴨以比杜荀
鶴者尤可笑也

宛委
餘編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繩池皆以門蔭

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卽平明放歸祇承人並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癡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哉

玉泉子

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

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畧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吾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

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

復杜

溫夫 柳河東集書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爲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倪士榮以佐命之功先朝爲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爲叨忝德宗

令將其表宣示百寮時士榮爲南衙將軍目覩其表有
渾鑠者鎬之客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爲令曰徵近日凡
劣不得卽飲鑠曰劉士榮鎬曰于方鎬謂席人曰諸公
並須精除

嘉話錄

唐武宗五載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
於方藥帝卽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
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賜萬金仍加廣
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何物先生曰赤城山有青
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

獨獲兩寶合鍊成丹惟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
丹須求二物也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不知所
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卽時奏上時恆州節度太
尉王元逵尙壽春公主卽會昌之女弟聞真定李令種
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卽遣寺人就加封驗泊及秋實公
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
雖不及邢氏哲亦粗解其煩燥耳時有李遵來侍御任
恆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帶懸時
迴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

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
天府也蓋以其表脆難勝口之句

耳目記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
弟瀆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
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
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

褒覽之大笑

唐語林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
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

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刑國且詩有四始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乎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兼明書

陽洎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

本檢尋乃斲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斲窗舍人

朝野僉載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
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俛達其
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
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
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
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
唐來惟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卽云海內文章
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於時不免識者所譏

北夢瑣言

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

時人所哂

唐書李澄傳

尙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朝野僉載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尙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話柄

因話錄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

一聯乞一聯

言撫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八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嗤鄙二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

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
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佇英賢
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
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
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
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
自我拔奇甯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
者渥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
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

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
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具無一朝輔政
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羣論於戲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衮以今觀之適足
貽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臠而拒軀牙趣亡而已悲

夫容齋
續筆

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

唐書朱
朴傳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
賦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

類乎兜鍪而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無不以爲歡笑

太平

廣記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卽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高山唱萬歲聲卽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勅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卽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卽放歸邱園憤恚而卒

朝野僉載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皇太子宴夏

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
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
而已爲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
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
年將書呈判司已下眾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勅書來
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
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

朝野
僉載

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
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

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權衡
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
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
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聽上
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
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旁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
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鴟拂也眾大笑

乾
熙
子

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
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侯鯖
錄

和凝字成績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平生爲文章長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

舊五代史本傳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

曰此顏之推所謂詒癡符也

沈存中筆談

五代詩話

崔君出牧衢州有一士投贄公開卷閱其文十篇皆公所製也密語曰非秀才之文對曰某苦心夏課知已不

一非假手也公曰此某所爲文兼能暗誦否客詞窮吐實曰得此文無名姓不知是員外撰述惶懼欲去公曰此雖某所製亦不示人秀才但有之留連厚卹比去問其所之曰汴州梁尙書也是某親丈人須往旬日公曰大梁尙書乃親表與君若是內戚卽某與君合是至親此說想又妄耳其人戰灼若無所容公曰不必如此前時惡文及大梁親表一時奉獻

類說引
芝田錄

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

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縣
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
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
至三橋擁開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
乃朱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
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向知府判官陳
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

絕倒

廣陵妖
亂志

殷鵬字大舉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
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託鵬爲之

舊五代
史本傳

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
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
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
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

後五

代史劉
昫傳

鴻堀
謹案聞名心懼懼字當從禮記作瞿

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

容齋四筆

先是莊宗嘗於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嫻筆
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
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於承業曰此
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卽合飛
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
爲辭公所能者何也

舊五代史
盧程傳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
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

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
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
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
述如此

後五代史
馮道傳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
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記晉
謝澹少愿顯位桓元之變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冊
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正堪作對

賓退
錄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高祖始辟爲觀察推官
是時築羊馬城告成昊援筆爲記自是高祖在蜀凡表
奏書檄皆出昊手後主與江南通好遣使者趙季札往
聘購得李紳武宗朝入相制書還以遺昊昊結綵樓置
其中盡召成都聲伎昊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
飲所費不貲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前蜀降唐昊草其
表後主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見者哂之

十國春秋

封舜卿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

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主辱門生

舊五代史本傳

晉曹國珍爲給事中性頗剛僻經藝文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

冊府

元龜

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崔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

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
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

笑端

後五代史
任國傳

鴻臚

謹案冊府元龜載崔協同光初爲御史中丞憲

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 又案新舊五代

史安叔千傳當時謂之安沒字又謂之沒字碑言若

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又據言載唐趙崇凝

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

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九

八

辭罷爲太常卿

後五代史李愚傳

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麟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

後五代史李麟傳

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縑削髮潛爲行脚之僧

南唐近事又云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

十

國春秋

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

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

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眾所嗤

舊五代史
盧文紀傳

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眾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

止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
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
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
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
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
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卽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
定裔孫卽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
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
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

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
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
止何取笑之深耶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
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
決但署名而已

舊五代
馬裔孫

嚴遵美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猜狎曾爲一僧致紫袈
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糝
糊文字莫辨折腰爲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
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遜謝

而已嚴卒蜀贈冊命給事實融堅不承命蓋以其內謁

故也士人多之

十國春秋拾遺

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辭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恡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常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位國珍自比於嚴陵

上表敘舊

舊五代史曹國珍傳

鴻臚

謹案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

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張彥澤不報蓋亦謹直之士不得以其疎於經史薄之

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於取士授右拾遺聞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

舊唐書

代史周世宗紀

鴻臚

謹案東都事畧張昭傳云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朴柳璨

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
昭宗用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
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爲鑒朱柳爲戒則善矣

允孫旣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
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
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允孫曰公素慕
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
佞佛邪允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

後五

代史馬
允孫傳

延鈞審知次子卽位日旣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閭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爲閩國王僞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王臣亦止稱翰林學生又以赦書有日行五十里之說聞者哂

之

五國故事

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

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烈祖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九

三

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
爲求媚計請遷讓皇他郡降爲公侯以絕人望又請絕
吳太子槿昏畧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聞
者莫不大噓

十國
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誌異一

唐睦仁蒨者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乘好馬從五十餘騎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蒨卽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頃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

一

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從君請一餐文本卽爲具饌文本父卒還鄉里舊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慙慙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畧盡僕爲掌事所導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文官賜射於元武門文本自語人云爾

法苑珠林

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

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

涼州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法苑珠林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謐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

人所篆

演繁露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寢

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

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國史補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

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馬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

二

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
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
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閔妾未盡
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
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悟
銘之

褚遂良故漢太史司馬公
侍妾隨清娛墓誌銘序

鴻臚

謹案遂良有請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其

論甚正今觀此銘事頗近誕與前論不符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

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
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
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
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
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
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
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
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
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張龍公碑

集古錄

鴻墀

謹案東坡全集有昭靈侯廟碑云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穎間父老之口蓋蘇軾嘗禱雨有應故爲作碑銘焉

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九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白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

酉陽雜俎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氲令宮人視之

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敕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

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瀟湘錄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隱隱然
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
焚爇仍墮其門觀

南部新書

唐開元間松陽葉法善以道術遭遇元宗時李邕爲處
州刺史邕以詞翰名世法善求邕與其祖有道先生國
重作碑邕從之文成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請曰向
辱雄文光賁泉壤敢再求書邕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
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
始以爲夢乃真邪世傳此碑爲追魂碑

處州府志

鴻臚謹案寶刻類編亦載此條云紹興十四年大雷

碎其石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厯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素好方術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卽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

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
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
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
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
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
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元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
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旣得之矣餘復何
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
帝閭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元宗省表異之

太平
廣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
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
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
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言訖目昏
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
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盜而竅其兩端生俛首
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
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
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凡兩竅嶺表再登台鉉出

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弈一時無比末
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
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
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
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
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
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
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
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

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
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
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
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庶冀无
妄期於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
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
豈其夢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
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太平
廣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卽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爲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元豐類藁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

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元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曰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元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元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

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
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
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
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
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
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
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

太平
廣記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於巖之
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奇之因而爲賦

史翺仁壽
鏡賦序

文苑英華

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新製素黃文乃登壇之際其文自然凌空上騰於天聞空中有言聖壽延長王公以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次柳氏舊聞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土有巨石上有雙柳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丹鉛總錄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里
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於此壇東南有池池中有
紅蓮曾變爲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步虛之音
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石螺蚌殼
或爲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八華子岡是
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卽此處也
刺史顏真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詳其事

麻姑仙壇記

太平寰宇記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

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
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
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
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命黃衣人復
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全碧奪目但寂
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
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
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乃卽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
覺所夢極明予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

之誌之

朱何遠春
潛紀聞

鴻輝

謹案藝苑雌黃謂唐人記后土夫人事以譏武

后耳至高駢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等云后土夫人
遣使借兵馬并太白陰經又於帳中塑綠衣少年謂
之韋郎則褻慢甚矣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
酒肆之類拖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

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湛淵
靜語

先生名案天水人蟬聯戚屬才爲時選再登憲府三領

大郡不樂進取機密求出爲武陵相聞桃源有黃君瞿
童之事甘心而請學焉黃君欣然留公秋分中夜授以
洞神正一卷云蒼崖沉沉如交杳冥霜節繽紛往來無
聲黃悚異命公爲記

董佺闇貞
範先生傳

鴻臚

謹案佺元和中爲荆南從事又案符載黃仙師

瞿童記云朗州桃源桃花觀南嶽黃洞元居焉有弟
子姓瞿字柏庭大厯四年願廁於仙師役隸之末未
幾先其師化去卽此記所云黃君瞿童之事也溫造
又有瞿童述一篇尤詳惟洞元作洞源

大曆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於石壁之上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閒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氏甯辨賢良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

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
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
高大荆蓁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志

吳郡

鴻輝

謹案許彥周詩話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

游虎邱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羅厯秦漢計之至唐則
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李衛公皮日休陸龜
蒙有詩考其時在此事之前語近不經且屢見於虎
邱之地此殆出好事者點綴無足深求惟當日遽以

上聞致煩勅祭殊可怪耳 又案此條見郡閣雅談
及山中碑刻並同惟全唐詩話綠草作深草大唐政
集作大唐政業與此小異又別本所錄自大唐政集以
下八句皆缺故詳錄之

貞元五年有海戶犯鹽禁避罪羅浮山入至第十三嶺
遇巨竹百丈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
尺時有軍人獲一篋以爲奇貨後獻於刺史李復復命
陸子霸圖而記之許氏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筵得非羅
浮山龍鍾之義乎

北戶
錄

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令昌收其骸骨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

撰銘志祭文

唐書劉昌傳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還珠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馮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嘉但恨未敘珠來去之意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日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

白行簡三夢記載陶氏說郭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

此此蓋寶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少室山房稿

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微服訪名士於尹樞樞言子弟有崔茂畧孤進有林藻令狐楚其年樞冠榜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夢人謂曰何不敘珠來去之意旣寤改之黃裳謂藻曰敘珠來去如有神助是年楚第五藻第十

一唐詩紀事

顧況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時見長松之上懸掛巨鐘再尋其鐘杳無蹊徑其所在卽貴溪弋陽封疆之間愚宰上饒曰有玉山縣民秀頻來說本邑懷玉山內樵蘇

人往往見之長松森羅泉石幽麗前望若有宮苑林樹
掩映松門之上有巨藤橫亘挂大鐘可長丈餘去地又
若十丈有採樵人矚目望於上下徘徊竟日將去卽密
記道路遠近明日與親識同往則莫記所在時樵採則
忽遇之又非向時所在鐘與松門則無異狀云旬月前
鄰舍之人見之不誑也由是知逋公之記不謬哉

金華
子雜

編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終